戀愛季節

青春，不但是婚姻的好本錢，也是戀愛的最佳季節。

無他，當青春的時候，心靈最是敏銳，感情最是濃烈。

對於愛，他們可以感受得更多、更深；他們可以愛得熱烈、瘋狂。

他們可以在愛情中獲得最豐厚的東西，並反映在其個人行爲之上。

他們可以因爲愛情而變得更加奮發、優秀。

他們可以在愛情中獲得最大的滿足；也可以讓愛情得到最大限度的發揚。

情海微瀾 希雲

年紀大了以後，觸覺遲鈍了，感情淡漠了。

他們不再容易由愛情得到滿足；他們不再輕易因愛人的一個淺笑而陶醉，也不再輕易爲愛人的苦悶、憂愁而流淚了。

他們的自身已經變得頑固，不再輕易受愛情而動搖改變。

他們從愛情上面所得到的，遠遠不如年青人，反過來說，他們所給予愛情的，也遠遠不如年青人那麼多。

「有花堪折直須折，莫待無花空折枝」。愛情尤其如是。

隋文帝是否胡人

海角曉吹 茗翁

有人懷疑，隋文帝（楊堅），也可能是胡人，因爲，其父楊忠，就有胡姓音六茹，胡名奴奴；文帝自己和諸子，亦有胡名，他自己的胡名是那羅延，太子楊勇的胡名是睍地伐，晉王楊廣的胡名是阿麼。

按：楊忠的胡姓，爲魏帝所賜。因爲宇文泰要恢復鮮卑化，凡是魏孝文帝時漢化了的鮮卑姓氏，一律復舊；就是漢人，由柱國大將軍到士兵，都要有個鮮卑姓，楊忠就由魏帝賜姓普六茹了。

當時，漢人賜鮮卑姓氏的例子，如李弼賜姓徒何氏，趙貴賜姓乙弗氏，李虎（唐高祖李淵的祖父）賜姓大野氏。他們有了胡姓，自然也有胡名，跟楊忠一樣。

當然，這些史書所載，你可以打個問號。周武帝（宇文邕）曾自稱：「我非五胡。」隋文帝何嘗不可以冒充東漢大士族楊震（弘農華陰人）的後裔呢？弘農楊氏和汝南袁氏，在東漢時，曾有「四世三公」之盛，在士族中的號召力很强，安知楊堅爲了政治原因，不用周武帝「我非五胡」這一招呢？不過，隋文帝（楊堅）、隋煬帝（楊廣）父子殘暴的事例，被人詳列史冊，如果是胡人，又如何瞞得過人呢？

太平小記 由李主席題詞想起兩物

・三鳳・

李先念主席最近題詞云：「做好對港澳鮮活商品供應，開行三趟快運列車是長久之計，應進一步辦好。」此間江浙人士，許多年來都在臘月候蘇州糖果再度運至而失望，這是「賀年糖果」中最佳的傳統國貨，舊稱蘇州茶食，任何一地不能與比。抗戰時期，蘇州雖已淪陷，但土特產水平未跌。有次有人携蘇州茶食到重慶，在那時「有辦法」的到重慶不太難，美國馬歇爾將軍試之讚不絕口。當改稱蘇州糖果後，大量生產，包裝上大有進步，質雖稍低，仍頗可口。

我知在星馬方面極受歡迎，未知此物在香港斷市已久，是否由於香港以外地區需要所致？但願正是如此耳。

中國產鰣魚處多，近代在廣東稱三鯠，廣西稱三黎，但明末清初，屈大均在其「廣東新語」中，亦稱鰣魚，認爲在順德甘竹灘所產爲佳，他並未到過外省呢！外省首推富春江，稍次是長江下游鎮江一帶。富春江那邊的富陽、桐廬，昔屬杭州府，「冷廬雜識」：「杭州鰣魚初出時，豪貴爭以饗遺，價甚貴，寒窶不得食也。凡賓宴，魚例處後，獨鰣先登。」此魚在立夏前數日出水，香港此前有鮮鰣時，曾在端午前趕到賀節，在舊日江南，端午已嫌其過時，其實仍是肥腴鮮美。不久鮮鰣到港延至節後，近年它已斷市，祇多急凍貨。看到李先念主席題詞，我今年延頸以待鮮鰣再度來太平山下了，此魚遠勝高價的海上鮮呢！

震慄電影

水晶球 李圖

因一時激憤殺人可以理解。爲了除去自己仇恨的人，佈下謀殺之局已叫人覺得可怕。對全無相干，沒有過節的陌生人施以毒手，並殘忍地作肢解，虐待行爲，這必然是變態人所爲，更令人不寒而慄。

年前本港發生的一宗「屠夫案」，曾令許多婦女心驚膽跳。像這種事，本港開埠以來所知僅此一宗，但已夠震撼的了。

在外地，特別是在美國，不時有這些駭人聽聞的事被揭發，証明其他各地心態不正常的人比此間多。這也合理，其他地區人口比香港多「藉綫」比率自然相應提高。

有部叫「肢解屠場」的戲，正是根據不久前美國北加州發生的血腥慘案編寫拍成，緊張恐怖氣氛是足夠的，但內容與血案實情仍有距離，那宗新聞所報道的兇手罪行，眞可說是對人性徹底否定。

記憶中看過的那則報道，說有兩名變態狂人於郊區住處，對經過那裡的遊人，或向他們求助的人士，以各種不同手法施以暴行，狂人殺人前例必先將被俘虜者虐待一番，譬如將受害人縛在手術椅上施電刑，或用刀慢慢切割其身體，亦有如影片描述以膠袋套住受害人的頭，令他慢慢窒息而死。至於女性受害人更逃不掉被姦至死厄運。

狂徒對受害人屍體處理也極標奇立異，影片中將人頭放入雪櫃可不是「做戲咁做」。

新聞裡的狂人有更多古靈精怪處理方式，剩下的殘肢斷臂便全部埋在附近叢林中。

「肢解屠場」雖依足實況拍攝是可以理解的，因爲血淋淋的案中情景一定過不了電影檢查這一關。

但凡震慄電影重要在氣氛營造，「肢」片利用攝影製造效果，相當聰明。

台灣中學曾有髮禁

常青樹 林淡

聽說台灣教育當局解除了對中學生的髮禁，香港遂有人認爲，這也是台灣走向民主開放的一個例証。

原來在過去，台灣教育部一直不准初中男生的頭髮長過三厘米，不准女生的頭髮長過耳下一厘米。學校當局每兩星期要對學生髮型作一次檢查，如有違犯此一禁令者，便將受罰。如學校執行不力，也會受到處分。

我不知道台灣教育部，過去會有這麼一道奇怪的禁令。我只知道，任何教育當局的份內事，應是策劃、督導培養學生們的品德和知識。中學生的頭髮，和他們的品德與知識有什麼關係呢？難道說，如果他們的頭髮長過規定，他們的品德和知識便會降低？而他們只有按照規定蓄髮，他們的品德和知識方能逐步提高？

顯然，這樣滑天下之大稽的禁令過去不該有，而今取消這個禁令，只能說是恢復正常，它和民主開放毫無瓜葛。

當然，我並不否定台灣最近幾個月來在對內政策方面，的確採取了一些比較開明的措施。例如開放黨禁、開放報禁，以及準備取消戒嚴令等等，都已受到島內人們和海外中國人的好評。特別是開放黨禁以後，民進黨取得了合法地位，其黨人不僅得以參加立委競選，最近他們一再舉行示威，且未受到軍警的直接干預。

但是，假如台灣不徹底取消「三不」，和開放「三通」，不讓台胞和大陸親友自由往來，它仍不可能獲得人心。

醒目詩詞

醒目人

減字木蘭花

中國少年詩人田曉菲

六齡始讀，唐宋詩詞都背熟。十歲之時，詩集居然出版之。今年怎過？大學二年英語課。確是天才，必有光輝的未來。

朝鮮菜

風花雪 ・簡而清・

歐洲菜在香港流行的，貴價是法國菜，普及價的則是朝鮮菜。

至于亞洲方面的菜，貴價的是日本菜，普及價的是意大利菜。

香港朝鮮菜館極多，但其中大部份都是做一些比較普羅大衆生意的。

除了一門燒烤以外，只得幾隻普通的朝鮮菜可以點，其他的則什麼都付厥如了。

所以慣吃了這種館子內的菜以後，可能產生一種錯覺，以爲朝鮮菜除了燒烤以外，就什麼都沒有了。

可是其中朝鮮菜是相當豐富的，而且也頗講究，就是比較日本菜，畧有多少不如而已，相差也不是很大。

爲了有這種錯覺存在，許多香港人但提到入朝鮮館子，很容易就有一種觀念，認爲主人家是在節省了。

論吃意大利菜或朝鮮菜，均會予人以這種錯覺，只有在請日本菜或法國菜時，才覺得是隆重其事。

韓式烤肉是另有一種風味的，與中國各個不同地域的燒烤自然不同，與日本的燒烤，亦有不同。想吃純正一點的朝鮮菜，不是沒有，就是沒有那種折衷派的朝鮮菜那麼五步一樓，十步一閣而已。

媽祖的神話

八面玲瓏 薛匡

去年，中央新聞電影紀錄製片廠拍了一部「澳門滄桑」，其中有說澳門之所以叫「MACAU」（馬交），是由于四百年前初到那裡的葡人看到供奉娘媽的「媽祖閣」，以爲「媽閣」即爲澳門地名的緣故。如果傳說屬實，眞是個有趣的發現。

中國南方沿海的地方，多有媽祖廟，這個民俗信仰中的女神，在南方一帶確實是聖靈顯赫。宋代以來多個皇帝賜封她爲「天后」，她的「聖名」遠播至全世界各地，已有近千年的歷史。

我以前說過，海峽兩岸的漁民「同拜一個神」，這神就是媽祖。福建、台灣媽祖廟特多，人們對她的崇敬根深蒂固。

就是在香港，水上人家，我看是沒有一個蜑戶不供奉媽祖。

媽祖原是一個人，是後來才有人把她神化了的。在她的故鄉——福建莆田湄洲島的流傳中，姓林，名默，又稱默娘，是個孝女，也以在海上搭救遇難船隻，救人無數而聞名于世，廿七歲那年因救人遇溺，于是崇敬她的人，都說她「升天」去了。

據福州的消息，今年農曆九月九日，福建省將隆重舉行海峽女神媽姐（祖）升天一千週年紀念」。

這實際就是紀念她的逝世一千週年，許爲「升天」，是迎合崇敬者一直把她當做「神」的心意。

據說「莆田市政協還主辦學術討論會」，廣邀各國學者參加，人們研究她的生平時，想不會把她當「神」辦吧？

「波蘭配偶」春秋筆法

非真不語 陸天台

爲推測何以拿破崙寫的「初戀自傳」會發現於華沙，而非他處，那須檢查他與許多女人的關係。誠如魯德維希的拿傳所云——世間只兩個女人對拿破崙無所求：一個是他母親，還有一個是爲他生了個兒子亞歷山大的「波蘭配偶」瓦萊芙絲佳（伯爵夫人），兩人之互愛是愛情與理智並存的。一八一四失敗，規定他遷居愛爾巴島作「皇帝」，太后麗蒂栖雅和妹妹寶琳，並許多官員近侍軍官皆隨往。瑪麗・瓦萊芙斯佳帶了滿四歲的兒子亞歷山大（他後來全名是「亞歷山大・瓦勒夫斯佳伯爵，無一字聯繫到他「皇帝爸爸」，相信瑪麗可能先返波蘭，或在巴黎、華沙兩地住，百日王政期間似未再見面），去愛爾巴島探望第一次失敗者。共二夜三日。所以祖母是見過這唯一可見一面的孫兒的——其時羅馬王已被她母親偕逃去了維也納，永不得歸。拿破崙溺愛家人，但他却是大節不逾閑，小節出入可也的。他心中有數，將這「秘笈三張紙」，交給他「波蘭配偶」帶去珍藏。

他當然不會交與幽靜妮本人；兩次失敗，她已是瑞典太子妃，伯納道特且爲聯軍北線攻巴黎之總司令，賣力叛其舊主，敗其同胞——法國兵的。他也不能以此秘笈交與母親或親妹。僥倖渡反攻登陸，自不能隨身携帶，因爲他分分鐘都可能死亡。能使此秘件去到波蘭，塵封百廿五年，除了瓦萊芙絲佳携兒去愛爾巴島兩夜三日探望皇帝，再尋不出任何機會了。法國作家安德烈・卡斯特洛於一九六八年寫「拿破崙」——次年爲拿二百歲整壽，此書爲紀念作，第六章名「波蘭配偶」，誠春秋筆法也，敢不佩服。

詩情一束

手掌向下

洛美

想不到
今天
做了那麼多的事情
像運輸公司的車隊
把你的憂煩
理性
反省
回憶
一車車
運到我的心裡
又把我的安慰
建議
同情
期望
一車車
運到你的心裡

港人港物

等巴士

這朝早經過巴士站，見擠滿候車的學生和家長們。忽然間，見他們像潮湧一般的奔跑，我亞八以爲有巴士來啦！向他們的目標張望，原來只是一部的士，當然是捷足先登，有些孩子被家長拖着跑到索氣而爭不到車，都嘟長了小咀。過了一會，候車的人羣又是像一陣潮湧，這回來的是一輛隆巴，有些家長道：「隆巴都要上啦，再等便遲到了。」

這個巴士站是在大道東，相信這些家長們是等市區巴士上學的。我呆在巴士站差不多十分鐘，才見有一輛十號車經過，但乘客已是擠得滿滿的，我心想：那些家長們也知機，否則等下去也空等。

但這個現象很明顯是因爲巴士不足，班次太疏。乘客搭不到巴士而改乘的士，固然增加車費開支，而巴士公司亦可能受損失。一些趕時間的人可能忍痛改搭隆巴，否則便會改搭電車、小巴，甚至地下鐵了。中巴公司常常說搭客人數萎縮，是不是他們自己造成？抑或他們故意選擇有大利可圖的路綫才多派一些巴士行走？

拜拜

變焦眼 ・魯菲士・

香港是一個華洋雜處的地方，語言正好充份表現這一特色。現在，年輕的一代，一個中文名與一個英文名差不多不能免；而且呼英文名比中文名的機會更多。

在他們的語言中，一句話大概總會夾上一兩個英文，如果要他們完全用中文表達的話，恐怕是一個難題。似乎，沒有了英文夾在其中，這句話便不能準確地表達出來。這可說是一種風氣，也是在教育上的兩不像所造成的結果。

現在五六十歲的人，如果沒有在香港受過教育，與青年人交談時，經常要捕捉他們的表情與語氣來意會他們的談話意思，有時感到「不知所謂」時提問，對方往往是伊伊呀呀半天也說個不清楚。

影響所及，或者是潛移默化，這些半中半西的語言，一些中年人也接受了。現在，阿公阿婆在聽完電話或與人告別時，已經可以十分順口的說「拜拜」，連師姑對「拜拜」也說得十分流暢呢！

發達做官兼做神仙

天窗 ・程如・

本報「影視版」談藝員的抱負時，很多時談到「搵錢至上」，藝員直言要盡力「抓銀」，多多益善。此種抱負，是很現實的。

很多人都有談抱負的習慣，各人的志趣不相同，抱負也不相同，古人與今人的抱負也不相同。春聯中的「多福多壽多男子」，曰富曰貴曰康寧」，既可以是祝頌別人的話，也可以作爲表達自己的志願。一般來說，古人談抱負的時候，其內容包括得廣泛些，全面些。

孔子叫學生談抱負時，子路說：「願車馬，衣輕裘，與朋友共，敝之而無憾。」子路的志願，既要自己發達，發達之後又「有錢大家使」，與朋友分享，很高級。

慣常在舊小說中看到的一句話，叫做「腰纏十萬貫，騎鶴上揚州」，這也是一個人的志願。這個志願，可謂要求很高、很全面。這是出自一本舊小說中的故事。據說有四個人坐在一起，各人談自己的志願。甲說，我要做大官，做「揚州刺史」（當年，揚州是繁華富庶地區，在此做官，有「粗龍」可刮）。乙說，我要多積資財。丙說，我願騎鶴上升，做個神仙。丁說，我的志願是：「腰纏十萬貫，騎鶴上揚州。」既要做大官，做「揚州刺史」，又要發達，還要做神仙。亞丁這個志願，把甲、乙、丙三人的都包括在內，很全面。

千字文

大塊小品 曉叔

從前學童啓蒙的讀本，有三本「紅皮書」，這三本「紅皮書」是「三字經」、「千字文」、「幼學詩」。「三字經」是三字一句，開頭是「人之初，性本善」，「千字文」是四字一句，開首是「天地玄黃，宇宙洪荒」，讀來音調鏗鏘，押韻順句，易讀易記。

「千字文」由一千個不同的字組成，作者爲梁時周興嗣，據說是一日綴成，即現仍流傳的「天地玄黃」本。此外還有魏太守鍾繇千字文，王羲之奉敕書，起四句是「工儀日月，雲霧嚴霜，夫貞婦潔，君聖臣良。」另有一本起句是「天覆地載，曦照月臨，鳥飛魚躍，海岱高深。」可見千字文本有多本，但流傳下來的，只有周興嗣的「天地玄黃」一本。

讀熟「千字文」，固然識了一千個字，而內容更包括了天文、地理、人物、歷史，盡解其中之意，已有豐富的常識，比起此時此地的小學國文教科書，不知好了多少倍。

王叔和與脈經與脈訣

春不老 堂雜鈔 靈鈞

一代脈學宗師的王叔和，除了「脈經」爲世所重之外，他還整理過東漢醫聖張仲景的遺著——「傷寒雜病論」。（按，近年有人對「雜」字也有意見，這屬題外話，容後有空，再爲讀者告），但對於王氏整理此書，是功是過？到目前還是毁譽不一，暫且按下不表。

明代趙開美之「註解傷寒論」，在其卷首中則明白寫道：「漢長沙守張仲景述；晉太醫令王叔和撰次；宋聊攝人成無己註解；明虞山人趙開美校正。」

至於王叔和之「脈經」，前已畧述，說是明代大醫藥學家李時珍先生，曾抨擊後人據「脈經」而演譯之「脈訣」，十分勞氣，現摘記其原文如下：李時珍說：「宋有俗子，杜撰脈訣，鄙陋紕繆。醫學習誦，以爲權輿（作爲標準之意）逮臻頒白（等到頭髮白之時），脈理竟昧（完全不懂脈理）……」

查實「脈訣」一書，是六朝人高陽生所撰，取材於「脈經」，故託名爲「王叔和脈訣」，所謂「七表八裏九道」，便是在「脈訣」中出現。至於王叔和之「脈經」，其實相當艱澀，故人們反而喜歡讀較切實用之「脈訣」，甚少鑽研經典之「脈經」也。但「脈經」是否全無缺點，最爲完備呢？這又有人批評意見了。容後再談。

女人名

世情話

柳蘇先生在內地出版的一篇講香港的文章中，講到香港女强人或女聞人，甚至影視界知名人物，用「敏儀」爲名的爲數甚多。而香港人隨時亦可以數出的有張敏儀、劉敏儀、陳敏儀，自然若以近音敏兒的加進去，那就更多了。可見香港的父母爲女兒取名的趨勢了，而敏儀的又多猛人或知名度高者。

近日報上列出一篇新聞行業人士的「宣言」，列了許多贊成者的名字，在長長的名單中，發現了一項有趣的名字統計，看來這行業，女性亦不少。相畧的計算一下，一個名字用「玲」作名的起音或尾音的，足足有二十五六個之多；而以「美玲」爲名的也不止十個以上，不同的只是「姓」。同名同姓的自然也有，但「美玲」這個名雖然多，但若比較來說，成爲知名度高的强人級，則似乎不及「敏儀」這個名了。據說姓名學是一門學問，不知「敏儀」或「美玲」是否前者多猛人而後者則只能做跑腿呢？過去女孩子的名字離不開梅蘭菊蓮，現在則注重儀態和聲音了。

飛來飛去跳上跳下的小火球

尚京專欄

她五歲的時候，我就認識她了。跟她的家人很熟，所以知道一些她拍片時候的內幕。這些內幕，當時不便寫出來，所以只能替她出半口氣，剩下的半口氣，不知什麼時候才能出。

五歲的時候，她給我一個非常深刻也非常特殊的印象。我牢牢地記着她，而且常常向人提起。

有一天下午，我到她家去，她正跟她的弟兄在墻邊玩泥沙。她雙膝跪在地上，用一把小鏟子在撥弄着，一看見我，她就飛一樣地跑來了。她並沒有站起來，她仍然是跪在地上，可是她飛快地移動着她的雙膝，就像用兩隻短短的大腿跑步一樣。到現在我仍不明白爲什麼她不站起來跑，而偏要跪着跑。只能說她的身體非常靈活，怎樣跑都可以，用脚用膝都一樣。她用雙膝跑到我身邊，往上一竄，一拳，就爬到我的肩上，騎起「膊馬」來了。

可是只有片刻，她一滑，就滑了下來，飛到屋內，跟她的哥哥玩了。我也進了屋。她跟她哥哥，兩個人都爬到書桌上，又讓我看到頗爲驚險的一幕。不知他們兩個爭什麼，她的哥哥雙手一掀，就把她從桌上推了下來。我吃了一驚，只見她就像小貓一樣，在空中恢復了平衡，平平穩穩地坐在地上，也沒有哭，就跟沒事一樣。她父親從內屋出來了。我就把剛才所見告訴她父親。她父親也若無其事地向我說：「不要緊的。他們的平衡感都很好。」又說：「我們人的身體本來是很靈活的，可惜沒有好好地發展，這也怕，那也怕，把身體都弄笨了。」

她五歲的時候，就是這樣一個飛來飛去跳上跳下的小火球。

林真「文學家」

市井吹彈 徐冀

在香港，做文學家不易，辦文學雜誌就更難。不能夠說文學曲高和寡，只是香港這個特殊環境却不利於「文學之花」。三二十年來熟悉的朋友辦的幾份文學雜誌，如今都不再在市面上見得到了。辦文學雜誌似乎預先要有個虧損的準備。大機構，公家有錢拿出來，虧損多也不容易支持。在這情形下，私人拿錢來辦一份這麼樣的刊物，不計金錢、力量的損耗，單是這一點精神就可嘉了。

林真這份「文學家」出版，會同他一道自五十年代就在文學寫作道路摸索過來的朋友，都有一份欣喜，爲了的是這個願望不但是他個人存在已久的，也是朋友共同有過的。一份這樣的刊物，不受任何束縛，當能客觀地反映香港的現實生活吧？

翻開創刊號的這一期，首先覺得它在編排上有個很大的突破。這所謂突破是打破了傳統文藝雜誌的版面處理。現在一般的文藝刊物，大都是較少講求版面的美觀，文字密麻麻。「文學家」在這方面，相比之下，就非常突出。它的美觀、大方，令人一看就喜歡。但是也只有不惜工本，才能把它弄得這樣悅目。據說印刷工人把套色弄錯了，還不惜全部丟棄，另外再印一批。這也是難得的認眞。

內容也包括了小說、散文、詩、評論等等。我特別注意到有兩篇文章談及四十年代香港文壇。

一襲斯文大方的春裝。

相聚

心聲細訴 ・于淑・

在陳與張兩位同學的邀請召集下，二十來個老同學自分別二十多年後的今天，各自從不同的工作崗位，分散在港、九、新界不同的住處，滙聚在一起敘舊暢談。這是一次非常難得的聚會，怎不令人歡欣雀躍呢？當年所謂的「海外孤兒」，經歷了二十多年的風霜雨雪之後第一次見面歡聚在香江，各人的滄桑，又豈是這短暫的一叙所能訴說得清楚？

當見面時的最初一刻，彼此不免互相端詳對方，啊，又熟悉的臉，可就是當年黃埔江畔的同窗故舊？細細一想，對了，這不就是張三，那不就是李四嗎？多熟悉的音容舉止！二十多年的歲月畢竟淹沒不了深刻的印痕。儘管別後漫長的歲月裡，彼此不經意中斷了二十多年的聯繫，各自飄泊掙扎在茫茫人海之中，但一旦相聚，那沉積在腦海深處的記憶自然又迅速地升起。

怎會忘記得了呢？那是六十年代始，我們這羣生長在南洋的熱帶兒女，在「祖國的召喚」下，從四面八方滙聚到黃埔江畔，我們在同一個班組裡，一起上課學習，一起下鄉勞動。由初中三直到高三畢業，人生中可寶貴的中學時代，我們大家就像兄弟姐妹般共同生活。此刻相聚，往日的生活圖景又再浮現，一眨眼，竟是二十多個春秋寒暑已逝去。那時的同學年少，如今已是人到中年。留下的只有美麗的追憶和那無情歲月在臉上刻下的痕迹！

我們都是來自四面八方的中華兒女，如果沒有「越亂越好」，我們就沒有今天的相聚！

談工作年齡

窗裡窗外 ・君文・

在香港，年逾四十，正處不惑之年，在尋求職業方面，就會遇到不少的麻煩，甚至很難找到一份理想的工作，除非你具有專業特長而你的資歷又被港府及其他機構所承認。

說起來頗費人思量，此間有不少公司或部門，喜歡招請一些四十歲以下的人員參加工作。報紙上此類廣告不少。有的人去應徵工作，各方面條件均具備，就因年齡越過四十而最終未被錄用。

我們不否認年青人身强力壯、勁大，做起事情來乾脆俐落、敢幹敢闖。但年青人做工作也有其不足之處，那就是他們往往閱歷不深，缺之工作經驗，對業務不一定熟稔。他們仍須假以時日，在工作中得到鍛鍊，才能對工作勝任自如。此外，有的年青人對工作欠缺老練，責任心也不夠强。以上都是某些年青人的通病。

例如，報館多聘年青記者，無可厚非。因記者的職業需要到處「撲」新聞，要經得起「捱更抵夜」，沒有一個强壯的身體，沒有那麼一股熱情與魄力，是很難去當記者的。奇怪的是，日前讀某報聘請編輯人員廣告，也明文規定要求應徵的編輯必須是四十歲以下。這就值得商榷。應該說，愈是年長的編輯，愈是經驗豐富，愈是編輯水平高。這正如常言所道：「薑越老越辣」是也；可能有不少年青作者，就是在這些老編輯的精心培養下成長起來，並在文壇上取得成就的。

工作中，我經常代表公司登報聘請司機。我就不大喜歡聘請那些二十來歲的司機。因爲他們之中，有的人是剛剛考到車牌的，他們駕駛技術不熟稔，經驗又不足，加上行車過程天不怕、地不怕，比較「亡命」。四十歲上下的司機，有不少人正好克服年青司機的上述弱點，叫人比較放心。

聽說，在西方社會，四十至五十歲之間的男性才是處於成熟期，也是他們的事業處於登峰造極的時期。外國比較重視此種年齡的工作人員，認爲他們做事穩重、處理問題經驗成熟。反觀我們香港，情況却兩樣了。年青人確實能夠容易找到工作，而四十多歲的人，若無一技之長，只能被視若「老柴」了。

心臟科醫生的情書 ・清泉・

吸烟令你短命 甚至令你冇命
忠言雖然逆耳 要命你就要聽

家常 ・何巧・

家父是老烟民，吸烟三十多年。我小學時上圖畫堂畫爸爸時，總也不會忘記在他手上加上一根香烟。因爲自懂事以來，老爸就是烟不離手的。

兒女長大後，深知「吸烟危害健康」的道理，當然力勸老頭子戒烟。但吸烟成癮的他，以往也搬出很多似是而非的大道理來自辯，什麼：「隔離張媽，一世唔食烟，又一樣生癌！」「怕得那麼多？過馬路也有機會被汽車撞死喫啦！」「唔戒得喫，戒就會猛咁肥喫！」……

這些理由當然不能成立。已有醫學事實証明，在所有死於癌症的男人中，約百分之四十是死於肺癌，這種癌病在不吸烟的人中是很少發生的。以香港爲例，每年死於吸烟的有三千人，十倍於死在交通意外的人數。

吸烟也許並不立即致死，但很容易患上心絞痛或慢性支氣管炎，這些慢性病折磨人的時間可能是五年、十年不定。近數年，父親就常常咳嗽，痰涎不絕。敵不過對自己健康的威脅，還有香烟多次加稅加價（加香烟稅我最是歡呼贊成），終於痛下決心，要把烟癮戒掉。

最近北京日報報道，全國的男性中有百分之六十至七十是吸烟的，倘再不控制吸烟，下個世紀，中國內地每年將有九十萬人死於肺癌。這是個多麼恐怖的數字！

倘不控制吸烟，下世紀中國內地每年將有九十萬人死於肺癌！

△笑一笑▽

個性相近

演員甲：「我這次演反派的戲，大家都說我演得很成功，你覺得怎樣？」

演員乙：「很好！」

演員甲：「這不知是什麼原因？」

演員乙：「大概是個性相近的緣故。」

送你的命

病人：「我愛你！我永遠不願出院。」

護士：「你不會出院了，今天你和我接吻時被醫生看見了，他是我的未婚夫。」

歡樂家庭

瓷殼電子座枱鐘

展覽館 ・莎麗・

新一代的電子石英鐘，既準確又便宜，而且更重視其外殼的設計，因此是甚有吸引力，成爲現代人所樂於採用的品種，把那些古老的上鍊式或交流電式的時鐘取代了。

現時新品種的電子石英鐘只需要用一粒筆芯電或水銀電池，便可以運行一年以上的時間，準確十足，這當然是取代舊款時鐘的原因。這一款瓷製外殼的電子石英座枱鐘，雖簡潔却十分漂亮，値得欣賞。其售價不外是二百元左右，故銷量不俗。

另一種「冰山」

說心事 ・君棠・

每天幾乎都是乘巴士上班，每同一時間出門去到巴士站見到候車的人多半是每天見到的人。心想，這些人是我的同車人，也是同路人。只是，我們這批同車人彼此互不認識。看來這批「萍水相逢」的人誰也沒打算要去認識別人，因此，雖是天天早晨在車站碰面，但彼此從不打招呼，哪怕是一個淺淺的微笑點頭都沒有，只等車子一來，就各自往登車，彼此也不用謙讓，人與人之間似乎就是如此地冷漠，可以把每日見面伺候一部車的人視如無物，而每人也爲自己築起一堵厚厚的保護牆。

也許純是我自己不切合實際的想法吧，素不認識的人，又怎麼會留留然向別人點頭微笑呢？要是眞有人這麼做，人家定會懷疑你精神有問題呢！在這個現實無情的社會裡，人既要表現得冷漠，又要謹慎小心，才不致招惹非議或受到不必要的麻煩，這才符合安全的原則。如果不這樣，你對別人主動地展現禮貌的笑一笑，人家也許會覺得你這個怪人呢！

我突然想起旅遊協會推行的「微笑運動」，其口號是「笑一笑，世界更美妙」，如果人人都能照其號召去做，香港社會自然一定會顯得更加可愛，人與人之間就會多一分溫馨和少一分暴戾、冷漠。不過，看來香港社會人情世態積下太多的冰雪了，也不是「笑一笑」就能使之溶化，要花費時間與力氣去劈開人與人之間的冰山，但又會有多少人願意主動去做呢！

中國海棠——垂絲

花藝 ・木花・

中國海棠，豐姿綽約，婀娜含嬌，艷而不妖，在「羣芳譜」上，有「花中仙子」之美譽。在「海棠譜序」所云：「梅花佔於春前，牡丹殿於春後，獨海棠一品，豐姿艷質，固不在兩花之下。」

古人常以海棠與梅花、牡丹比較，三者艷壓羣芳，十年栽培，以海棠爲首。你也有這份情趣嗎？

中國海棠有三品，西府海棠、垂絲海棠及木瓜海棠。尚有一種稱爲貼梗海棠，與上述三種合稱四品。它們同屬薔薇科，但在培植上，仍有不同之處。

西府海棠雖然被列爲四品之首，但花形之美及姿態，却不及垂絲海棠嬌艷，但古人却對此評爲弱質，難抗風寒，反而以西府爲首，以其能傲霜雪而早放，有梅花之氣勢。話雖如此說，垂絲海棠仍是種植人多，在庭院內及小園地，都是頗爲理想的種植環境。